

雪之下篇第二集！

故事是與二小姐交往兩年左右的八幡，某天被陽乃抓去幫忙工作後，拿到了從陽乃手上所贈送的某個東西。一樣是有點閃又沒有很閃的情節。

《他和她的冬日仍在持續 II》

工作可以獲得報酬。

不，我當然也知道我在說廢話。不然幹嘛要工作啊，以為大家很愛當義工嗎？但是如果真的認真探討起這個議題，就可以發現其實這件事其中包含的意義遠比我們所認知的還要深遠。我們為了基本上與自身利益無關的事付出勞力與心力，在某人因此感到滿意後，才得以獲得自己所希望或不希望的回報。所以真要說起來，工作本身的含意還真的是說不盡道不完。儘管有人會整天嚷嚷什麼「工作一點意義都沒有！」「讓那些想工作的人去工作不就得了！」之類的話，但工作確確實實、不多不少也毫無異議的是有它存在的必要的。順帶一提，想工作的人令人髮指地也是存在著的，而且超、級、多。

……不過，工作有意義是一回事，想不想工作又是一回事。這兩者的差異又更是深遠了。想想吧，本來人類就不是會只追尋意義的動物吧？所以硬要在每個行為前都加上意義是沒有意義的。不，應該說會去追求行為本身的意義的生物根本也就只有人類而已。大部分的生物都是靠著本能過活的，有人說人性本惡，但我更認為在惡之前，應該是人性本懶才對。既然這是本能，那我們到底是在逼自己勤奮什麼勁？只要想到這裡，不禁便會對自己想到的這完美理論感到顫慄。沒錯，我們人類本來就不應該工作……！我們應該盡自己的本能，好好地吃喝拉撒睡，然後快樂的渡過每一天直到老死才是！

「不過，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大家就沒有飯吃了呢。」

「種米就讓那些想種的人去種就好了，同樣也會有人想收割的。就算是螞蟻裡面也有百分之三十的螞蟻在偷懶喔？用在人類上的話，應該同樣總是會有人想工作啦。既然這也是生態的一環就不用抵抗了。就是這樣，所以今天我就先……。」

正當我下了個超完美的結論，瀟灑地拍桌起身，想就這樣轉身一走了之時，眼前的人卻露出成熟媚惑的笑容，並用白皙的手輕巧地壓在我的肩膀上。儘管她根本沒有出力，我卻感到千斤似地沈重。我與雪之下陽乃就這樣對瞪了一陣子，最終沒有意外地還是我落敗……我認命地坐回椅子上，繼續含著眼淚咬著牙看向前方的電腦螢幕。搞什麼，這種場面到底還要幾次啊……妳不煩我都嫌煩啦！超超超超煩！極煩！白金火大！

看著像死灰一樣的我，陽乃雙手抱胸沉吟了一下。「嗯——雖然我是認為你只是不想做而已，但繼續這樣沒有幹勁也讓人很困擾。畢竟這個文案今天就要交初稿了。」

「這不是對一個下課後正要回家卻突然被抓走的大學生說的話吧……。」

我可是剛從大學走出來沒有兩步，就被妳硬拉過來了喔？連通電話也沒打喔？妳看看，就連 Dio 在不當人前也會先說耶。而且就算我退一百步願意幫妳工作好了，好歹也先填個申請單，讓忙碌的比企谷先生查核吧？

我用怨恨的眼神看向陽乃，她露出一如往常的完美笑容。「我也是臨時接到通知的喔？我一個人肯定做不完，這時候當然要找妹妹可靠的男朋友幫忙啦～而且……。」

她頓時收起微笑，用清澈又凌厲的眼神看了過來。

「……誰叫雪乃今天有事呢，你說是不是，八幡小弟？」

我楞了一下，下意識畏縮地回應：「不、那個、她今天真的有點不方便……。」

「……嗯～總之，我就算相信你好了。但這邊的事還是要做，結論就是這樣而已。」

陽乃簡短地說道，隨即再度掛上笑容。

「唉呀，我當然不會虧待你啦。我也知道這樣突然找你過來很不合理，所以說……等等少不了大姊姊給的好處喔？」

她雙手摸上了我的肩膀，身體十分故意地往我的方向靠了過來。在感受到某種柔軟的感觸同時，更多傳來的卻是從脊椎爬上的不寒而慄的恐怖。天啊，好可怕……！感覺就像上司說「這份工作做完後可以休四天長假」一樣的感覺！在這之後又是地獄嗎……！前則死敵，後則死法，但這時根本也不容我小歇吧！

我姑且鎮定地用單手推開陽乃。「……知道了，總之只是初稿，如果不要太重視內容的話……。」

「那當然，我一開始就說過了，內容還不用計較。先依照說過的條件擬個大綱和標題就可以了，我相信這對你來說不難吧？」

陽乃拍了拍我的肩膀。「快點吧，八幡小弟，越快做完就可以越早回家找雪乃喔？」

「不，她應該沒那麼早回去……。」

「嗯？所以她不在家？」

陽乃聽到後，若無其事地問了下去。但我很快就發現說錯話了，連忙假裝沒有聽到，開始對著鍵盤敲了起來。陽乃看到我的反應後輕輕地眯細了眼，但沒有多說什麼，拉了旁邊的椅子便開始協助這份工作。

大概兩個多小時後，初稿總算大致成形了。陽乃在看過最後一次後便滿意地點點頭。

「好，這樣就可以了。剩下的部份我來修改就行了。」

「……那我就先告辭……。」

因為總覺得有不好的預感，我露出營業用的陪笑，並用迅速地拿起背包想逃離這間很沒溫度的辦公室。但陽乃卻出聲叫住了我。

「啊，等等嘛，八幡弟弟。說工作可以拿到報酬的不是你嗎？」

「不，那個。不用沒關係……。」

我只想趕快走而已，越快越好，用速度換一點痛快。雖然沒看過什麼美景，但離開這裡就是我旅行的意義。

「真是的，你也不用這麼緊張啊。」

陽乃果然看出了我的焦躁，她似乎感到很有趣地笑了起來。「真的已經沒事了，要給你報酬也是真的。」

「……………」

聽到她話中似乎沒有作假的部份，我暫且停下了動作。陽乃一邊說著「等等喔，我看看在哪」一邊從口袋中掏出皮包，最後從裡面拿出了幾張鈔票給我。「拿去吧，這是八幡弟弟辛苦工作的酬勞，這次也麻煩你了呢～。」

「……其實我也沒有做什麼。」

不過，話雖然是這樣講，錢倒是不拿白不拿。正當我伸出手時，陽乃突然說道：「啊，還有這個，這是我個人要給你們的。」

她先把錢放在了我的手上，低下身拉開了辦公桌的抽屜，並從裡面拿出了兩張像是票的東西出來。她露出有些狡詐的笑容將票朝我揮了揮。「鏘啷～來，這個也拿去吧。」

「啊？那是什麼？」

「給你們的小禮物喔，你和雪乃交往這麼久了，好像還沒有一起出遠門過吧？」

陽乃將票塞給了我，我低頭一看，上面印著的字眼似乎是什麼店家的名稱。背景還有溫泉的照片，大概是某家溫泉旅館的住宿券吧。唔……溫泉嗎？正好目前仍是深冬，天氣冷的要命，溫泉的確是不錯……等等，鴨川？這地方不也在千葉嗎？這樣的話算哪門子的遠門啊。

……不過，那些姑且不提。這個人絕對不會單純出自好意就給我這種好處，她一定還有什麼目的！我於是懷疑地抬頭看向陽乃，陽乃看出了我的質疑，她失笑地說道：「討～厭～啦，你也太多慮了。就只是希望你們可以去好好的玩一玩而已。大學剛考完試不是嗎？你們應該有空吧。」

她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不過比起某位女性，她拍的力道還算是小雞食米了，所以倒是無所謂。唔……真的是我多疑了嗎？雖然相處的時間不少，但我仍很難猜出雪之下陽乃所有行為的真正用意，也因此到目前為止也被耍了好幾次。

……不過仔細想想，就算我一直抱持著某種程度的戒心，但防住她的次數也是零。換句話說，就算知道她意圖著什麼，我似乎也絲毫沒有抵抗陽乃的手段。所以在這裡拒絕也沒什麼意義，她之後還是會想辦法把這兩張票送到我手中吧……想到這裡，我便嘆了口氣將票放入口袋內。陽乃看到我的舉動後便眯細了眼笑了。

「八幡小弟真是有趣呢。」

「被妳這樣說，我不知道該高興還是生氣……。」

「這點就是你有趣的地方呀。你啊，明明想法都寫在臉上了，但卻不會讓我感到無聊呢。我個人認為這是你的優點。」

嘛，不過雪乃並不是喜歡你這點就是了——陽乃一邊輕快地這樣說著，一邊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地，將頭湊到我耳邊說道：「……不過，八幡小弟，大姊姊這有一件事想要拜託你。」

「什、什麼？工作的話，今天太晚了，請容我慎重拒絕。」

「今天已經沒有能讓你做的事了，不用緊張。我想拜託你的是……。」

她悄聲地說：「姊姊我啊，覺得那孩子應該是 **M** 喔？」

「……妳突然在胡說八道什麼？」

我莫名其妙地看向她，沒想到陽乃卻一本正經地點了點頭。「當然是在說雪乃啊。你覺得呢？那孩子一直是那樣的性格，但我認為她其實是 **M** 就是了。你和雪乃交往了兩年，沒有這種感覺嗎？」

「……妳說的 **M** 是指什麼，麥當勞？還是那個潮到不行的電腦牌子？還是……」

「啊——可以了可以了，總之，如果有機會的話，這次旅行要幫我測試看看喔？雖然我想你也做不出什麼太過分的事吧。」

她並沒有理會我的裝傻。說完這句話後，雪之下陽乃嫣然一笑。

「那麼，祝你們旅行愉快囉。」

「啊，哥哥，你回來啦～。」

「……比企谷同學，歡迎回來。」

「……我回來了，話說妳們又在做什麼？」

一回到住所，就看見讓人十分震驚的景象。

我可愛的妹妹小町也在這裡，不，她在這裡這點不怎麼稀奇，畢竟小町也算是我們的常客，但她們現在的動作很讓我不爽。

只見小町穿著十分居家的寬鬆棉服，笑嘻嘻地躺在沙發裡面，頭則是枕在雪之下的大腿上。雙手還抱住了雪之下的腰，像是貓撒嬌一樣用頭磨來磨去。而雪之下雖然露出了有些不自在的表情，但仍帶著柔和的微笑撫摸著小町的頭。這是怎樣，哪來的溫馨母女照？還有哪有女友和妹妹偷偷搞什麼天倫之樂的啊，太過分了吧！順帶一提咱們的家貓嚕米不在客廳，大概又跑去床上睡了。

我把背包丟到另一張沙發，撐著沙發背並盯著她們。「……喂。」

不過，她們並沒有理我。小町只是恍惚地說道：「嗯～雪乃姐姐，好軟喔……身體也好香……唔嗯，小町，快要睡著了……。」

「累的話睡一下也沒有關係，反正還沒有到做飯的時間。」

「不行……這樣的話，哥哥會挨餓……呼啊～。」

「不要緊，比企谷同學的話兩個禮拜不吃不喝也不是問題。」

「別那麼若無其事地把人當蟑螂可以嗎？」

「不，哥哥……比較大隻……所以可以撐……一、個、月……呼嗯，呼……。」

「喂！別真的睡著啊，給我起來！那是我的位置！還有我一點都不大隻！」

「比企谷同學，請你小聲一點。順帶一提，廚房的角落有放蟑螂屋，請務必小心。」

「就說別這麼自然的把我當蟑螂啊……。」

不過，小町似乎真的就這樣睡去了。唉……算了，反正明天是假日，今天偷懶一點是無所謂。我嘆了口氣坐到另一張沙發上，斜眼看著躺在雪之下大腿上，發出均勻吐息的小町。「……這傢伙什麼時候來的？」

「她是和我一起回來的，今天結束的時間比預期早，所以就稍微等她了一下。」

「喔，難怪妳比較早回來。」

今天雪之下大學的社團活動在總武高中附近的幼稚園舉辦，但原本聽她說會持續到大概下午五點多。因為提早結束了，所以才等小町放學才一起回來的吧。

雪之下點了點頭。「嗯，倒是比企谷同學……你不是很早就沒課了嗎？怎麼那麼晚回來？」

「啊，因為——。」

妳姐姐臨時把我抓去工作——不對不對不對，這件事不能說！我連忙改口說道：「我、我繞去了書店一陣子。」

「……好可疑。」

沒想到，就只是單單這樣，雪之下便眯著眼對我投以懷疑的視線。喂喂喂！我又不是不去書店的人，為什麼這樣都可以起疑啊！妳姓江戶川嗎？妳就連看到有人買煙用千元鈔也會失心瘋嗎？

「……前天我們才一起去過書店不是嗎？比企谷同學，你在隱瞞什麼？」

頂著雪之下清澈的眼神，我不禁語無倫次了起來。「不、那個，書店隨時都可以去吧……。」

「你去書店的頻率大約是一週一次，才隔一天又去實在是很少見。而且前天你也說了『想看的書這個月似乎都不會出版呢』，因此你也沒有突然去書店的理由。何

況就算繞去書店，你也不是會在那邊逗留太久的人。更進一步來說，如果你要留在那裏，也會傳郵件讓我知道才是。再回歸原點的話，知道今天小町要來的你不可能會在下課後還在外面待這麼長的時間。所以說……。」

雪之下停頓了一下，隨即掛上了笑容，不過那眼神沒有笑意，讓我再度抖了一下。「……比企谷同學，你去了哪裡？」

……好可怕！這女人超可怕的！妳以後要不要去徵信社工作啊，手上空空就可以推測到這程度了，要是再給妳工具不就所向無敵了嗎？

眼看瞞不住了，我只好坦然相告。「……好啦，老實說，是突然被妳姐姐抓去工作了。」

「姊姊……？啊，原來如此。」

雪之下眨了眨眼，露出理解的表情並且像是鬆了口氣一般地說道：「早點說不就好了？差一點就要去整理倉庫……。」

「啊？什麼整理倉庫？」原本以為雪之下會追問工作的事，但她卻說了奇怪的話。在放心的同時，我莫名地反問道。

「因為算盤是小學才在用，要找的話……應該會先整理很久。」

「妳直接就跳到要跪算盤了嗎……。」

「嘛，開玩笑的。」

雪之下露出頑皮的笑容，看到這麼可愛的表情，我也只能當她是真的在開玩笑……不，雖然我知道某種程度來說她很認真就是了，可以的話，真希望她不要這麼認真。話說倉庫裡真的有放算盤嗎？為了自己的腳，應該找時間去把算盤換成有軟墊的比較保險。

「不過，妳也太不相信我了吧。我又不是會做什麼壞事的人……。」

「唉呀？我可是很相信你的喔，比企谷同學？」



雪之下撥了撥頭髮，不知為何用十分平靜的語氣說道：「我不相信的是那些接近你的人。像是上次在上課時和你借筆的香取同學、找你問課表的桐池同學、和你借一百元零錢投販賣機的戀川同學、想拉你進社團的櫻谷學姊、沒站穩而搭住了你肩膀的賴叶學妹，還有——。」

「好好好，可以了，我知道了……。」

而且話說回來，原來那個人叫香取喔？經她這麼一提我才想到她還沒還我筆耶！不過我根本已經忘記她長得什麼樣子了……等等再問是在哪堂課會遇到她好了，希望雪之下不會又有奇怪的誤解。

「……還有十七個人沒說到。」

「喂，太多了吧！連我也不知道那些毫無理由會記得的人的名字啊！話說回來，我都不知道了，為什麼妳會那麼清楚啊。」

我忍不住吐槽，雪之下偏過了頭，似乎有些驚扭地輕聲說道：「……其實，我也覺得這樣有點小心眼。但就是忍不住……。」

「不，妳的心情我懂，畢竟我對小町也是這樣……。」

我咳了咳，猶豫了一下，但還是開口說道：「……不、不如說，能很明顯的感覺到啊，妳的……。」

「感覺……？你說什麼？」

雪之下困惑地轉頭回來，這次換我撇過頭避開她的視線。「就是，嘛……怎麼說，月色很美……吧。」

聽到我說的話，雪之下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臉上白皙的皮膚泛出了些許的紅暈，但隨即用些許鬧脾氣的語調微微低著頭說道：「……但是，總覺得比企谷同學那邊的月色比較微弱呢。」

「不不不，我這邊的月亮可是比妳那邊亮大概兩倍有喔？」

「喔？這我可不能充耳不聞，真的要比起來，我這裡的月亮絕對是比你的亮三倍。」

「啥？那我就四倍。」

「比企谷同學，這樣太無聊了……不過那我就五倍。」

「噲，要比是吧。那我——」

「……小町說呀，你們要卿卿我我，可以用比較普通的方式嗎？」

在我們進行幼稚無比的爭論時，小町突然插話了。我們都朝她的方向看去，才發現她不知何時已經醒來，躺在雪之下的大腿上並用無奈的眼神看著我們。「小町原本想姑且裝睡的，但真的聽不下去了啦！就是一個字而已，為什麼要那麼遮遮掩掩嘛。」

「啊，妳起來了啊。」

「對不起，我們太大聲了……。」

雪之下十分有禮貌地道了歉，小町笑著說道：「沒關係啦～不是雪乃姐姐的錯，都是哥哥吐槽太大聲害的啦。」

小町輕巧地起身，靠在沙發背上伸了個懶腰。「嗯——雪乃姐姐的大腿好舒服——真想繼續躺著～。」

「隨時都可以沒關係的。」

「小町想躺一輩子！」

「……那樣的話就有點困擾了。」

雪之下微微一笑，她站了起來並說道：「那我就先去做飯吧，畢竟時間也差不多了。有什麼想吃的嗎？」

小町精神飽滿地回答：「只要是雪乃姐姐做的都好！啊！還是我們一起做？小町很想學上次那道燉牛肉耶～」

「啊，雪之下，妳先去忙吧，我有事找小町。」

「嗯，那我就先進去了。」

小町聽到後好奇地偏過了頭。而雪之下輕輕點頭後便走進了廚房。在雪之下離開後，我便從背包中翻出了剛才陽乃給我的票並遞給小町。「喏，這個拿去吧。」

「嗯？這是什麼……溫泉旅館的住宿券？」

小町疑惑地接了過去。「哥哥，這是哪來的？」

「剛才幫陽乃工作拿到的。雖然她要我和雪之下一起去，不過回來的時候，我發現上面寫的使用期限是下禮拜天之前……。」

「下禮拜天？那天哥哥應該沒事吧？畢竟是哥哥嘛。」

「我是沒有，但雪之下有。」

我揮了揮手。「她的社團下禮拜天有活動，所以這兩張票我們應該是用不到了。看妳要送給老爸老媽還是怎樣，總之拿去吧。」

沒想到，小町不但沒有感激我的體貼，反而還露出了像是在看白痴的表情看著我。喂喂喂……妳是怎樣，哥哥我可沒有被藐視的興趣啊。真要說起來，我可是大半輩子都在被忽視的男人，被誰特別藐視還真是沒什麼經驗……等等，藐視我最多次的人的確就是小町沒錯耶！難怪我有種很習慣的感覺！

過了數秒，小町發現我只是困惑地回望她後，便極其無奈地嘆了口氣並開始自己碎碎念了起來。「……怎麼辦，這個人好像是認真的。唔……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蠢到這種地步……不，既然是哥哥，這麼想好像也是正常的……。」

「……妳突然在說什麼東西？」我好像聽到很多不禮貌的詞彙喔！妳什麼時候學壞的，該不會是妳們家前學生會長搞的鬼吧，叫她出來和我說啊可惡！

「小町說啊，哥哥是呆子、木頭、白痴。」

「我為什麼非得被妳罵不可？」

「因為哥哥真的是白痴到不行，小町又再次傻眼了。能讓小町這麼傻眼真的不簡單，如果千葉有傻眼比賽，我絕對會毫不猶豫地幫哥哥報名然後準備拿冠軍獎金來大吃特吃喔？就是這麼傻眼喔？」

「不，就算妳用這麼諄諄教誨的語氣……。」

「總之，小町對這樣的哥哥已經沒有指望了。小町就直說啦——！哥哥，這件事你有沒有先問過雪乃姐姐？還是你自己也沒有很想去？」

小町指向我的鼻子氣勢洶洶地問道。我再度莫名其妙地回答：「是沒問過……可是她那天就是有事啊？至於我的話，能和她去當然是很好……。」

「……哥哥，小町一直都這麼覺得，你真的太尊重別人了。」

小町雙手抱胸，用不滿的語氣說道：「雖然小町也明白在哥哥的人生中大部分不被人尊重，所以不想要成為那種人對吧？不過如果對方是自己重要的人，這樣反而會造成反效果唷？你想想吧，如果今天是雪乃姐姐拿到了票，卻因為認為你有事所以就把票送人了，哥哥會怎麼想？」

「……雖然顧慮到我是滿高興的，但會覺得至少先問問看吧。」

原來如此，這就是小町覺得我是白痴的原因啊……這麼說也有道理，就算雪之下的確有事，先問她還是比較好一點。就和母親往往不顧兒子的意見就幫他打掃房間，不小心發現色情書刊後居然還幫兒子分門別類整齊的放在書桌上一樣。誰叫妳這麼做的！這一點也不叫幫忙好嗎！

「就是說啊！」小町用力點點頭，把手上的票塞回了我的手心。她豎起食指，繼續認真地說道：「所以，等一下哥哥就要問她唷！要充滿霸氣地問喔！『別跟我囉哩巴唆的，跟我來就對了』這樣子問喔！」

「不，那就不叫問了吧。」那叫做強迫喔，く一尤'々ㄅ`妳懂嗎？

於是在開飯後，我姑且詢問了坐在餐桌對面的雪之下。「雪之下，我記得妳下禮拜天有事對吧？」

雪之下聽到後眨了眨眼，修長的睫毛隨之晃動。她沒有多想便回答：「是有活動沒錯……怎麼了？」

「老實說，妳姐今天除了薪水還給了我這個。」

我摸了摸右邊的口袋，咦，票呢？小町看到後無言地用筷子比了比左邊，啊，原來我放左邊喔？我將票拿了出來並遞給雪之下。「她似乎要我們去這邊玩個幾天，不過使用期限是到下禮拜天就是了……。」

雪之下拿過票後仔細看了一下，她似乎有些困惑地說道：「……溫泉旅館？日數是兩天一夜……為什麼姐姐突然會給我們這個？」

「她的說法是我和妳好像沒有一起出過遠門，要我們趁考完試的期間去玩一玩。」

「去嘛去嘛，雪乃姐姐！是溫泉耶！小町也好想在這種天氣去泡溫泉吶～」

小町在一旁敲起了側邊鼓。雪之下將票放下，思考了一下便說道：「嘛，也是呢。這樣的話就要先和學長姐道歉了。」

「咦？妳要去啊！？」

我驚訝地看向雪之下，雪之下有點不滿地回應：「說什麼呢？邀請我的不就是你嗎？」

「不，我以為妳會因為社團所以作罷來著……。」

「……比企谷同學，你是不是小看我了？」

雪之下將長髮撥至頸子後方，用有些不快的語氣說道：「你覺得我是分不清事情重要性的人嗎？還是說你不想和我一起去呢？」

「不、呃、那個，抱歉了。」

這發展有點出乎意料，讓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總之先道歉就對了！沒錯，道歉本身是不會錯的！錯的都是那些必須道歉的人！「就我個人而言當然是超希望妳能來，真是多謝了。」

「天啊，哥哥，一點霸氣都沒有……。」

小町再度對我投以藐視的視線，別這樣，我已經盡力了，要打分數的話好歹可以拿個八十七分吧，不能更高了。

雪之下聽到我說的話後，總算是露出了微笑。她一邊夾菜一邊說道：「如果是兩天一夜的話，禮拜六就要出發了呢。既然是放假，小町也一起來吧？」

「雪乃姐姐在說什麼呢！小町不會那麼不識趣的啦！難得哥哥和雪乃姐姐要去門旅行，我怎麼會去當電燈泡嘛。」

「就算妳這麼說……我和比企谷同學也從來都沒有那樣想過，有妳在我們都很開心。」

「唔……！雪、雪乃姐姐～～！」

小町因為雪之下毫無遮掩的心聲而開心的眼眶泛淚，這傢伙是有病嗎？我咳了一聲。「所以說就一起來吧，妳不也說了想泡溫泉嗎？」

「吵死了廢物木頭笨蛋八幡哥哥不要講話。」

「八幡和哥哥到底哪個算是罵人，妳先說清楚喔！」還有這差別待遇太過分了吧！我強烈提出抗議！

小町苦笑著搖了搖頭。「總之，你們邀小町真的讓我很高興啦～不過還是 **Pass**！畢竟小町的考試也還沒結束呢。」

「……啊，對了，妳今天就是要來問課業的來著。」

「你竟然忘記了……。」

雪之下無奈地輕聲嘆氣。「不過，這樣就沒辦法了，畢竟考試的確比較重要。」

「就是說呀～所以所以，雪乃姐姐就和這個東西一起去玩吧！別看他這樣，遇到色狼的話按一下，他會嗶嗶叫喔！」

「那啥，我是防狼警報器？」

「也是呢，我會把比企谷同學裝進箱子裡去搭電車的」。

「怎麼又弄的像魍魎之匣似的……。」這兩個人是怎樣，硬是不把人當人耶！明明剛才還把我當蟑螂來著，接下來我又要變成什麼了？

「開玩笑的，比起加菜子，你應該比較想鑿穿別人的眼睛吧。」

雪之下一本正經地說道，喂喂喂，我可沒有那麼壞吧。話說回來京極○彥的梗還要用到什麼時候啊，我總覺得這個梗已經玩過了喔？換個島○莊司如何？雖然最近我覺得御○洗有點那種傾向，不過感覺當○岡很輕鬆所以完全沒問題。

那些先不管了，我將湯舀進碗裡說道：「不過我比較想知道，為什麼陽乃會突然送我們這個。」

雪之下聽到後，偏著頭思考了一下，隨即搖了搖頭。「是呢，我也想不出原因。」

「嘛，別想太多啦～陽乃姐姐一定只是想加深你們的感情吧！畢竟明明才交往兩年，哥哥和雪乃姐姐卻一點也不像熱戀中的情侶嘛。」

「……不然像什麼？」

小町閉著眼「嗯——」地思考了一下後便回答：「小町想想……小町最近覺得……老夫老妻？」

搞什麼，妳上次明明就是說像剛交往吧？我和雪之下對望了一眼後沉默了幾秒。

「……我要說啥，孩子的媽？」

「我可不記得我當母親了……總之，我不清楚熱戀的情侶會做什麼，所以沒有感覺。」

雪之下平靜地喝了口茶。「而且我覺得現在就很好了，比企谷同學覺得呢？」

「與其說很好，倒不如說找不到任何不好的。」對了，妳那驚人的疑心病可能勉強算一個吧。但我真的覺得那還好啦，畢竟如果哪個男的和小町借筆，我一定會先跟他來個身家調查。更不用說是碰小町了，我根本不會記他的名字，而是會直接拿出球棒給他一發大的。這樣講起來，雪之下這種程度還算是溫文儒雅囉？

「唉……好吧，總之哥哥和雪乃姐姐要趁這次旅行變得更火熱一點啦！最好能夠回來就讓小町抱侄子唷！呀——小町才高三就要當阿姨了！聽起來真不錯呢！」

「不，我們才去兩天而已……。 」如果兩天就能讓妳抱到侄子，我還去旅行幹嘛啊，早就去拿個什麼諾貝爾獎回來然後用獎金廢一輩子了。妳還是回家抱抱咱們的小雪就算啦。

我和雪之下都苦笑了起來。嘛，總之要出門玩總是讓人高興的。雖然我和雪之下都比較習慣待在家裡，但如果只有我和她的話，出個門倒也無所謂。仔細想起來，我和她真的沒出過什麼遠門。沒事出門幹嘛？有句話叫做晴耕雨讀，但我更喜歡晴宅雨也宅喔？

……不過，到頭來，我還是想不透為什麼陽乃要給我們溫泉旅館的票。

很快的過了一個禮拜——不，其實也沒快到哪。為了彌補臨時缺席的關係，我被雪之下抓去她的社團做了一個禮拜的雜工。雖然她的學長姊是說沒關係，但雪之下的確就是這種人。唉，雖然這也是應該的沒錯啦……畢竟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她在處事情上是多麼強大，少了她對於活動的進行一定有很大的影響吧。只是每次去她的社團時，旁邊男社員的目光都刺的我好痛啊……對啦對啦，我這種人就是你們社團之花的男友啦，這可是比鐵打還要硬的事實，不滿的話自己找她說去。

不管怎樣，忙這忙那的我們總算熬到了週末。我與雪之下坐在月台的長椅上等著下一班電車。原本陽乃要讓她們家的車直接送我們過去，但我們還是拒絕了，就我而言是不想再欠她一個人情，雪之下的話我就知道了，我想大概也和我的理由差不多。

「……妳好像心情不錯啊。」

我向坐在一旁的雪之下說道。她今日穿著白色的外套，黑色短裙下則是看起來很溫暖的深色絲襪。她用輕巧的動作側著臉看向我，故作驚訝地睜大了漆黑的瞳孔。「唉呀，真巧呢……比企谷同學，你怎麼也在這裡？」



「別搞的好像我是跟蹤妳來的啊喂。」妳的行李可是在我這裡喔，還不給我放尊重點妳這女人！

雪之下露出頑皮的輕笑，她很快地將視線轉回手上的書。「……不過，你說的沒錯。心情的確算是愉快。」

「畢竟難得可以泡溫泉啊。」

「那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但可惜那家旅館不能帶寵物就是了。」

「嚕米有小町照顧，不用擔心牠啦。」

我倒比較擔心暫住我們家的小町會不會專心讀書就是了……這時雪之下的手機響了起來，她打開螢幕看了看。「……是結衣。」

「由比濱？她說什麼？」

「和平時一樣意義不明的郵件呢。」雪之下將手機遞給我，我看向螢幕。『溫泉溫泉溫泉(ᵀ ᵀ)！唔——太過分了(つ ᵀᵀ)(つ ᵀᵀ)！我也想和小雪乃一起去。°、(ᵀ ᵀ)ᵀ。！太羨慕了哇啊——！・°・(ᵀᵀᵀᵀ)・°・』唔，今日的由比濱小姐也是一樣活力十足啊……我姑且用雪之下的手機回傳了『笨蛋不能泡溫泉』回去。雪之下看到後無奈地嘆氣。「……你啊，又在做這種無聊的惡作劇。」

「她一看就知道是我傳的啦，先不說這個了，電車來了喔。」

我站起身，一手拉起行李箱，一手朝雪之下伸出。她毫無猶豫地握住並站起了身。「……嗯，我們走吧。」

眼前的少女綻放出讓我一時為之屏息的美麗微笑。「和你在一起的話，去哪都無所謂。」

「妳、妳突然說什麼啊……。」

我楞了一下，連忙撇過了頭。唔……這句話殺傷力真高，看來不能只給八十七分了。我得反擊回去才行！我於是咳了一聲。「……嘛，不過，我也是這樣覺得的。」

「是嗎？不知道香取同學是不是也這樣……。」

「香取的事可以停了啦！」

果然，在雪之下雪乃溫柔的背後總有地雷啊……。

這次的行程簡單來說就是下午出發，傍晚左右到達後先在附近晃晃再去旅館辦理入住，接著在隔天早上就回來。陽乃要我們去的旅館在千葉的安房鴨川站附近，從千葉車站搭過去大概要兩個小時左右。我和雪之下在電車上一邊看書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大約在四點半左右便到達了目的地。

「看來時間夠呢。」在下車後，雪之下看了看車站牆上的時鐘，我拖著行李在旁邊說道：「那就先在車站保管行李吧再去附近看看吧？記得這裡有什麼景點來著……。」

雪之下聽到後，抱起胸思考了起來。「……這附近比較知名的景點大概是鴨川海洋世界、魚見塚展望台和清澄寺吧，不過都要走半小時以上呢。如果是比較近的地方……附近是有滿多神社的。像是八雲神社、諏訪神社還有嚴島神社，遠一點的話則是愛宕神社。不過都不是什麼特別的神社就是了。比企谷同學，你有其他想去的地方嗎？」

「……我想想，鴨川書店？」

「駁回。」

雪之下馬上這麼回應，不過這也算意料中就是了。她輕輕地嘆了口氣。「我是也有猜到你會說這個……不過難得出來，去一些平時不會去的地方吧。」

「嘛，那就去神社好了。去祈禱我的期中考平安及格。」

其實這也是考慮到某人的體力不好，要走太遠的地方不適合……不過這點我沒說就是了，某人聽到後一定會挑戰個沒完沒了。

「……這些神社都不是祈求課業進步的喔，比企谷同學。何況在考完試後才求這個也太晚了。」

「說的也是。那就祈禱個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之類的吧，不管是什麼神應該都會受理這種要求吧？就像不管是戶政事務所還是郵局都可以借廁所的感覺。」而且這些神好歹都是有人幫祂蓋房子還給祂們錢耶！要祂們多少聽聽人類的請求應該不算過分吧？不過我相信就算是神，其中也一定有尼特族就是了。尼特大神啊，拜託讓我能不用工作就有錢拿吧。不用很多，一個月四十萬就夠了。

「你這比喻該說是適當的過分還是完全不對呢……總之就去神社了。」

雪之下露出苦笑。在行李櫃托管了行李後，我與她走出了車站門口。一站到外面，在左前方便可以看到聳立的千葉銀行。而因為是假日的關係，周圍來往的人潮也不少。面對著攜來攘往的人群，我們暫時在門前的十字路口停下腳步。

「……話說，要去哪間神社？」

「考慮到時間的話，八雲神社最合適，搭巴士也很方便。」

雪之下很快地回答，我有些驚訝地看向她。「……妳還真清楚啊，不愧是雪基百科。」

我簡直像是帶了個搜尋引擎在身邊耶！下次直接和她說關鍵字試試看，像是「妹妹、男友、抹殺」之類的，看看雪之下會不會直接回我「零點零四五秒內找到一千個結果」。嗚哇，要說多實用就有多實用。要是考試也可以帶著雪之下就好了，那樣的話我還不躺著過啊。

雪之下淡淡地笑著搖了搖頭。「……畢竟曾經來過，這些我還是記得的。」

「啊，妳來過？」

「國小的時候，爸爸因為工作的關係帶我們來過。那時姊姊就帶著我搭公車去這裡的八雲神社。」

雪之下示意我跟著她後便邁步向前。什麼，妳確定妳會走？真的確定？確定的確定？不要勉強喔，真的不要勉強喔？就連 **GOOGLE MAP** 都常常唬弄人了，我完全不介意妳弄錯路喔？

不過還好，大概是因為公車站離車站很近的關係，我們沒有走錯路。雪之下將身

體輕靠在公車站旁的柱子說道：「……其實那間旅館的經營者也是爸爸的朋友，我有想過姐姐是不是因為這個才……。」

「喔，原來是這樣。」不過，就算她能輕易地拿到票好了，陽乃給我們票的原因還是不明啊……。

「……但是，想到那間神社就覺得有點不甘心。」

她的話題一轉，並擺出了我十分熟悉的陰暗表情。「……因為那間神社在山上，那時我沒有辦法走完……。」

「畢竟妳的體力很差啊。」

雪之下聽到後不滿地瞪了我一眼，隨即有些沮喪地垂下肩膀。但她很快地振作起來，用自滿的語氣說道：「不過，那畢竟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現在我不可能走不完。」

「……對了，那麼那時妳是怎麼走完的？妳姐背妳上去？」

「姐姐當時也只是國中生，沒辦法背著我走上坡。而且因為天黑前要離開，所以我們到一半就下山了。」

雪之下似乎有些懷念地眯細了眼，她輕輕地嘆氣。「這樣想起來，真的是給她添了麻煩。姊姊都特地帶我來了……。」

「無所謂啦，等一下就可以雪恥了不是嗎？不然大不了我背妳上去就是了。」

「唉呀，別瞧不起人，我自己就可以走完。」

雪之下好勝地笑了。「而且如果你走太慢的話，我可是會丟下你的喔？比企谷同學。」

看著她自信滿滿的樣子，我忍不住笑了。「那就拜託妳走慢一點吧，雪之下。」

……不過，不久後我們便發現事情似乎不是這麼單純。

「……。」

「真想不到居然還是走不完啊……。」

大概半小時後，我站在石階上看著扶著我肩膀休息的雪之下一邊說道。……糟糕，好想笑！動真格的超想笑！不過如果現在笑出來她絕對會生氣。所以現在就是八幡自己和自己的絕對不能笑比賽，沒有獎品，只有懲罰的那種。

雪之下似乎沒發現我在忍笑，她悔恨地垂下眼，用微弱的語氣說道：「沒想到神社移址了……。」

「嘛，既然是妳留學時的事，妳不知道也沒有辦法。」

我聳了聳肩，抬頭看向仍不見底的石階。不過走了十分鐘才只有了一半啊……這還真的有點長。我們在上山之前看過了入口的地圖，這間神社移址後，上去的路便變得十分蜿蜒。所以不管是距離還是高度都增加了。也難怪雪之下體力不支，就連我走到現在也覺得腳有點酸。

我看向明顯露出疲憊神情的雪之下。「……再休息一下吧？看妳都喘不過氣了。」

「不，這樣會重蹈覆轍的。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再多休息了。」

雪之下十分乾脆地拒絕了，這個人還是一樣常常在奇怪的地方固執啊……雖然這樣下去的確是會趕不上與旅館約好的入住時間，但我是認為那根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過雪之下的確是很重視這點的人……那麼現在只剩一個辦法了。

我拉住她的手阻止她前進。「慢著慢著，這樣下去在走到前妳就要倒了吧。爸爸我可不允許。」

「……有點噁心，我完全不想要你這種人當父親。」

「別這麼直接地傷我的心啊……總之，上來吧。」

我放開手，轉身背向雪之下。「這次也放棄就太可惜了吧？這樣應該就來得及趕上時間了。」

雪之下聞言後楞了一下，她皺起秀麗的眉毛。「……比企谷同學，你是認真的嗎？」

「這次是，平時我不保證。」

「……關於這句話晚點我再好好和你檢討。總之，雖然你的好意我很感謝，不過我還是想靠自己的力量……。」

「我不也是妳的力量嗎？那不就和妳靠自己上去沒兩樣嘛，好了快一點。」

「……。」

不過，雪之下在聽到後卻突然沉默了。我莫名地回頭看向她。「喂，妳在發呆喔？還不快……。」

話才說到一半，我便發覺雪之下沒有反應，只是彷彿出神一般地看著我。完蛋了完蛋了，要變殭屍……不是啦，這女人該不會累到精神虛脫了吧？我姑且用手在她眼前揮了一揮，哈囉？有人在家嗎？這裡是麥當勞歡樂送喔？開門查水表！

過了幾秒後，雪之下總算有動作了。她緩慢地垂下眼，雙手放在自己的胸前並搖了搖頭。「……你這個人、為什麼，總是這樣。真是讓人很困擾……。」

「……呃，啥，我做了什麼嗎？」妳就這麼排斥讓我背喔？怪了，明明在家就肯讓我抱起來的說……啊，該不會是因為在外面吧？也是啦，畢竟在這個時間點也是有人來參訪神社，要是被別人看到的確是滿不好意思的。但我倒是覺得不用在意，畢竟再怎麼說丟臉也比妳累倒好。而且只是背著妳應該也不會造成別人的困擾吧……？至少比那些吵死人的笨蛋情侶好多了吧……。」

不過雪之下只是緩緩地露出柔和的笑容。「不，沒事。那麼……就麻煩你了，比企谷同學。」

這傢伙怎麼又答應了……算了，這樣比較好。雪之下伸出雙手，小心翼翼地環抱住我的脖子，我於是一把將她背起，背上頓時傳來雪之下溫暖的體溫和重量，漆黑的髮絲若有似無地觸碰著皮膚，手上也有絲襪滑順的觸感。這些都讓我不禁感到害臊。唔……她的位置應該看不到我的臉吧……。」

「……重嗎？」

雪之下小聲地問道，我搖了搖頭。「完全不，很輕。」

「我想也是，我只是問好玩的。」

「妳啊……。」

我嘆了口氣，雪之下頑皮地輕笑了起來。她加重了環抱的力道，整個人又靠得更緊了一些。喂喂喂，別這樣，超讓人害羞的……還有妳是不是想掐死我啊我強烈懷疑喔！想殺我用妳隨身攜帶的砧板就好啦，是妳的話還不會留下指紋呢。

「……仔細看看，你的背滿寬的。」

雪之下沒發現我在想很失禮的事，她在我耳邊這麼說道。而我一邊邁出步伐一邊回答：「是嗎？我倒覺得自己看起來很弱不禁風。」

「那是氣質的問題，只看身體的話還是值得依靠呢。」

「那還真可惜，我希望自己可以全方面看起來都很沒用。這樣在工作的時候別人才會完全不想拜託我做事。」

「這是什麼沒志氣的願望……不過你說要工作就已經算是很大的進步了。」

「……那、那只是以防萬一。」

「以防什麼的萬一啊……話說回來，比企谷同學。從剛才為止，你的手好像都不太安份呢？」

「糟糕，被發現了！」

誰叫妳難得穿絲襪，忍不住就多摸了幾下……這只是好奇而已啦，妳不能否定人的好奇心吧？人如果沒有好奇心就不會進步喔？

「真是的……。」

雪之下無奈地笑了，她將頭靠在我的肩膀上。「……唉，今天就算了。」

「感謝您的寬宏大量，那我就繼續啦。」她都這樣說了，於是我就繼續摸了下去。

唔，這觸感……！絲襪真是好東西啊。看起來就已經很賞心悅目了，沒想到摸起來質感也這麼好，以後拜託她多穿一點好了……雖然說這樣想的我還真變態，但好歹我也只是普通的男生，這點應該還在容許範圍內吧？就算不是我也不管啦。

「請不要得寸進尺……總之，如果有人經過請停下來，否則我就要生氣了。」

「妳現在這樣子，生氣又能做什麼……唉唉唉，好痛，別捏耳朵！是我錯了對不起啦！」

雪之下聽到後，無言地開始捏起了我的耳朵。果然這女人還是一樣惹不得。我堅決反對暴力喔！和平第一，**Love and Peace**，簡稱 **LAP**。也可以寫成 **Law and Police** 就是了，拜託千萬不要叫警察來啊雪之下……。

總之，我們總算在時間內參拜結束。雖然背著一個人走應該是滿累的，但雪之下實在有夠輕，輕到我不禁懷疑該不會我實際上背著的是行李，一開始鎖在行李櫃的其實是雪之下。不過當我提出這個疑問的時候又被無言的捏臉了，一般來說行李箱應該不會捏人的臉吧……所以背的的確是雪之下本人沒錯。別再瘦下去啦，雪乃小姐！妳已經沒有地方可以瘦了，再瘦下去會先瘦到不該瘦的地方喔？偏偏那又是妳最不該瘦的地方喔？

離開神社後，我們便回車站拿行李準備去旅館辦理入住。雖然我沒有來過這裡，但在招待券上的照片中看起來是頗為豪華的一家旅館，不禁讓從小就習慣平價民宿的我在出發前就心跳不已。不過心這種玩意似乎本來就會一直跳來著？這麼說起來，心跳不已這句話似乎根本沒意義耶？

雖然這家旅館的經營者是雪之下父親的舊識，但雪之下沒有在這家旅館住過，所以她也並沒記住這家旅館是什麼樣子，更不用說是帶路了。不過好在他們有提供接送的車輛，我們聯絡旅館後，就直接在車站坐上了車前往目的地。

在車上，可以看到與平時不同的風景轉眼而逝。這應該就是旅行才有的醍醐味吧……雖然我是那種一輩子待在家裡也很開心的人，但偶爾去不同的地方玩玩也是不錯。但前提是要純粹來玩就是了，什麼因公出差的就拜託饒了我吧。看我老爸三番兩次就得苦著臉整理行李和上司出門，完全一點也沒有旅行的感覺，反倒比較像是來去公司睡一晚。

不過，雪之下不會這樣認為就是了。畢竟她大概也是去過了各種地方，真要說起



來，她應該還算是喜歡旅行的人才對。唔……這麼說的話，兩年以來都沒有和她出過遠門是不是我的錯啊……不，她本人似乎也沒什麼不滿……呃，等等，沒有嗎？仔細想想，電視節目上常常有那種對自己丈夫忍苦吞聲百依百順的老婆不是嗎？如果雪之下也是這樣……。

……我看向坐在我身旁的雪之下。她只是平靜地看著窗外。唔，完全不能把這傢伙和那種有苦不敢言的妻子連結起來的感覺。畢竟她如果有事絕對是第一個開釗的人，這我是再清楚不過才對。雪之下注意到我的視線，她微微地向我偏過頭。「怎麼了？」

「不，沒事……。」我搖了搖頭並將視線轉向下。方。「……腳，還好吧？」

「沒有不舒服的感覺，這倒是要多謝你呢。」雪之下回答道，但她隨即用有些不滿的眼神看了過來。「……只是某人好像性騷擾的太超過喔？」

「唔……！」

糟糕！果然不該一路連摸十分鐘嗎……！我用悔恨的表情盯著我的右手，看來，勢必要把這隻手封印了……不然寄宿在右手龐大的力量，只會傷害我愛的人而已……出來吧前鬼，我還你原形！呃不對不對，搞錯作品了。話說神眉真的是一部超讚的作品，我每個暑假都會重新看一遍。

「抱歉啦，因為妳難得穿絲襪，忍不住就……。」

「的確，平時是滿少穿的……但是，這可不是藉口。」

雪之下露出微笑，但眼中沒有笑意。她白皙的手開始捏起了我的大腿，好痛好痛好痛。雪之下同學，妳難道捏人捏上癮了不成？不過她捏了幾下就放開了。雪之下輕輕嘆了口氣。「……不過，我也知道你喜歡絲襪就是了。」

「哈？為什麼？」

「畢竟你常常瞄穿絲襪的女生呢。」

「呃、這、這個……。」

又被發現了！明明每次都看不到幾秒，沒想到這樣她都會知道……不愧是名偵探雪乃，什麼事都瞞不過她啊。不過我要鄭重聲明，我並不特別中意絲襪喔？喜歡的程度大概也只和所有的大學男性差不多而已，我可不是什麼對絲襪的彈性形式顏色吹毛求疵的絲襪控，這點必須特別強調！

雪之下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樣子，似乎覺得很有趣地輕笑了起來。「……嘛，只是看看的話，我倒也不會太在意的。」

「那還真是多謝了……。」只是這句話後面的意思非常值得玩味啊，尤其是「只是」啦還有「不會太在意」啦。以後還是克制一點好了，不過是絲襪而已，沒什麼好看的沒什麼好看的，但絲襪奶茶倒是滿好喝的啦。

「不過，這有什麼好的呢……。」

雪之下看向了自己的大腿，有些不解地摸了摸。「這雙只是普通的絲襪，在我看來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

「男人就是這樣啦，總會忍不住看這看那的。就算只是襪子也會想看個幾眼啊。」

我咳了一下，慢慢地說道：「……何況是妳穿著，我當然不只想看了。」

「……你這個人還是一樣下流。」

雪之下嘆了口氣，她斜眼瞄向我。「不過，我可有一件事要說。」

「什麼事？」

雪之下用手按住胸口，用自信滿滿的語氣說道：「我的腿絕對比香取同學的腿好看。」

「香取的事可以真的該停了啦！」還有，這滿滿的既視感是怎樣！妳真的很在意她耶，妳們兩個該不會出乎意料的可以當好朋友吧？要不是我本人就在和妳交往，我當真會以為妳暗戀她喔？

「……但是，比起櫻谷學姊，我就……。」

「我怎麼覺得妳比我還認真在看別人的腿啊……。」

看著一臉懊悔的雪之下，我突然不知道要怎麼安慰這個人了。算了，就老樣子讓它隨風而逝吧。

……話說，櫻谷學姊又是長什麼樣子來著？

大約上車十分鐘後，我們便到達了目的地。由於此處臨海的關係，一下車便可以聞到海風中鹹鹹的味道，吹久了還真的是有點冷。抬頭一看，坐地廣大的建築物便佇立於眼前。唔，果然和預期一樣的豪華啊。看到後雖然讓人頗為興奮，但總有一種毛毛的預感，像是有人朝肚子輕輕打一拳的感覺。陽乃啊陽乃，妳到底在打什麼算盤？這不是要我欠妳更多人情了嗎……。

司機下車後，對拉著行李箱的我鞠了個躬，然後便不知為何一直停在原地。啥，這是怎樣、現在是怎樣，我要給小費嗎？什麼時候我摯愛的日本有這個習慣了？先說好，就算日本要給，我的千葉可是不准給的喔！嘛，總之我給就是了……呃，五百塊夠嗎？拜託別說不夠喔，我身上的零錢只剩五百塊，剩下的全在雪之下那啊。不然你和她要去，盡量要沒關係，我們家小雪乃除了對我以外都很溫柔的啦！

「比企谷同學，請把錢包收起來，他是要幫我們拿行李。」

雪之下輕拍我拿出錢包的手，表情很明顯的在忍笑。什麼……！居、居然有人會幫忙拿行李嗎！？高級旅館就是不一樣，害我開始為瞬間成為 M 型社會的頂端這種感覺感到惴惴不安。雪之下淡定的點點頭，示意我將行李箱交給司機。司機接過行李後便帶著我們進入旅館。

因為現在是深冬，原本預期會有滿多旅客的，但進門後卻沒有看到幾個人。建築內照耀著橘黃色的溫暖燈光，看起來讓人十分舒適，甚至有種回到家的感覺。看看那邊那張沙發就滿像我家的沙發，就差沒有小町抱著小雪坐在那發呆而已。

在和櫃檯辦理入住後，我與雪之下便先將行李放進房間。話說報上姓名後，櫃檯小姐笑的很曖昧這點讓我有點在意……不過這大概也是我和雪之下看起來太不配的關係，不配到平時我們就連一起走在路上時都會有人正大光明的來搭訕她了。搞什麼，就算我看起來不是男友，好歹也是男伴吧，給點尊重行不行？

旅館配給我們的房間是可以往外看到美麗海景的雙人房，不過就大小來看四個人應該也綽綽有餘。要是小町和戶塚可以來的話就剛好了，唔……如果是這樣，那

根本是天堂來著！不過如果說出來雪之下又會瞪人，所以還是算了。何況也只是一張雙人床，我可不能接受戶塚睡在床上以外的地方。但雪之下和小町也一定得睡在床上，唔……等等，腦海有畫面了！但那畫面太美我當真不敢看！

我閉上眼，硬生生地將視線從床上移開。雪之下平淡地嘆了口氣。

「你啊，不要在剛進房間就露出這麼一目了然的表情……有四個人的話，你和戶塚同學睡床上不就好了？」

「什、什麼，可以嗎！？這種違反道德的事真的能被允許嗎？」

「我是不知道這哪裡違反道德了……真要說的話，這裡會違反道德的只有你而已吧。」

雪之下一針見血地點出重點，真是讓人傷心欲絕。對不起，戶塚，真的不是我不想和你睡同一張床，但我沒有把握把持的住自己呀……雙人枕頭若無你也會孤單吶。如果大海能夠帶走我的哀愁，就像帶走每條河流，那就請順便把戶塚帶來，謝謝。

「對了，晚上外面好像有什麼活動。」

我想起這件事，向雪之下說道。她坐在床邊眨了眨眼。「活動？會有很多人嗎？」

「我也不知道，剛才聽櫃檯說，今天晚上附近好像有類似祭典的東西來著……。」

「很多人的話，比企谷同學要小心呢，被踩到就完了。」

「原來蟑螂的設定還在啊……。」妳也是很堅持的那種人啊……話說比起蟑螂，我比較想當二十九年蟬。可以整整窩在地下二十九年耶！出來後繁個殖就可以死了，不覺得是超棒的生物嗎？簡直是我的楷模，要當蟲的話絕對是第一首選。

雪之下頑皮地笑了。她轉過頭看向窗外的海。現在時間已是黃昏，夕陽在天空灑進了橘黃色的夕照，雪之下偏灰的眼眸中映照出了那份光芒，白皙的皮膚也被夕色染上薄薄的色彩。我不禁被這有如畫一般的景象迷住，頓時忘記了呼吸。雪之下靜靜地說道：「……這裡的風景很漂亮呢。」

我猛然回過神並點了點頭。「……畢竟是我的千葉啊，不管哪裡都是最棒的。」

「你對千葉的偏執還是這麼嚴重啊……。」雪之下嘆了口氣。那是當然，不過如果我媽和千葉掉進水裡，我會先救我媽，因為千葉不會溺水。順帶一提是妳的話我也不會救，因為我嚴重懷疑跳下水以後會是妳來救我。

總之，我們在房間坐了一下後就去飯店內的餐廳吃飯。不愧是高級飯店，吃起來的確不同凡響。但讓我感到震驚的是我覺得在家吃雪之下煮的東西好像也差不多。完了完了，都是因為她害我庶民的舌頭慢慢變成神之舌了啦！回家後趕快吃個自己煮的泡麵壓壓驚，要是真的變成妳的形狀那還得了，我要怎麼面對以前每天為我做羹湯的小町！

用過晚餐後，現在去泡溫泉好像時間還太早了一點，我和雪之下決定姑且先回房間休息。但是在回去的途中卻經過了娛樂室，看到裡面有桌球桌後，雪之下便喃喃地說道：「……為什麼溫泉旅館都會有這個？」

「別問我，我也很好奇。就像是只要提到千葉就只會想到花生一樣，那明明就不好吃。」

「我倒覺得花生糖滿好吃的呢……先不說這個。比企谷同學？」

雪之下露出了好勝的微笑。「既然有機會，不來比賽嗎？」

「……我可贏不了妳啊。」

我老實地回答，雪之下理所當然地點了點頭。「我當然知道，所以我這就讓分好了。我想想……讓六分可以吧？」

「與其說可不可以……。」我上下打量著雪之下，她似乎頗有興致的樣子。喔～這情況我見過，她的「非要分個高下不可」症候群又出現啦。這種症候群在我所知道的雪之下症候群裡面還算是好處理的，其中最難的也不過是必須認真努力不敷衍而已。不過就算如此，我每次輸的機率仍然不低於八成。我往下看向她的黑色裙擺。

「可是妳穿裙子，這樣不方便吧？」

「我無所謂喔？如果要的話我也可以換成褲子，行李箱裡有。」

我想了想後便回答：「……嘛，那麼，比就比吧」

「唉呀？出乎意料的有自信呢。」

「拜託，我的桌球技巧可不一般啊，在國中時號稱最強喔？」

「找不到人對打和沒輸過可是兩回事喔？比企谷同學。」

「唔……！」又被看穿了！我連忙咳了一聲並說道：「總之，要比可以。不過我這有個條件啊。」

「你儘管說吧，要我只用左手也可以。」

「不，不是那樣。總之先去借球拍吧，哼哼哼。」

我陰險地笑了起來，雪之下則就像是看到角落黴汗一般皺起眉。不過這傢伙絕對不會就這樣怯場的。嘛……雖然我也不知道這招有沒有用，但偶爾我也想嚐嚐贏的感覺啊，畢竟我的人生雖然沒有輸過什麼，但也沒有贏過，除了有個完美的妹妹和女友以外……等等，我好像講了什麼非常嘲諷的話來著？話說回來，如果把「和」改成「兼」的話，這句話就變得糟糕到不行了耶！

總之，我和雪之下借到了球拍和球，到球桌旁準備開戰。雪之下讓球在桌上彈了幾下，抬起頭挑釁地說道：「……比賽的話，就應該賭個什麼吧。」

「……妳要賭什麼？我可沒錢了喔，都給妳保管了。」

「我才不要錢呢。而且說是保管，我也沒有管太多吧……總之，輸家要聽贏家的話一次如何？」

雪之下沒有多想就提出了這很老套的賭注，嘛，我倒是無所謂。畢竟就算贏了我還是要聽妳的話嘛……我姑且點了點頭。

猜球後決定我先發。於是我做出發球的姿勢。「對了，我要說我的條件了。」

雪之下拿著球拍好整以暇地回應：「說吧。」

「……我們打九戰五勝。」

話剛說完，雪之下馬上驚訝的睜大雙眼。果然讓她嚇到了！我沒有錯過這時機，馬上發出了球。

「……。」

「……沒想到真的贏了。」

大概過了一小時左右，我對著在球桌對面香汗淋漓的雪之下說道。雪之下露出悔恨的表情，纖細的手扶著桌球桌，另一隻手則拿著手帕擦拭額頭的汗。呃……這場景好像幾小時前才看過來著？她微微喘著氣並用微弱的語氣說道：「……我不相信，再來一局。」

「別了吧，妳已經證明妳多厲害了……。」

雪之下就算每一局都讓六分，在前面幾局還是將我近乎完敗。不過會打桌球的人都知道，這個運動其實耗的體力沒有很多。對雪之下來說卻大概最多只能負荷七戰四勝吧，何況她今天還走了不少路。所以我後來還是勉強贏到了五局，我說雪之下，高中時妳還可以打滿久的網球啊……是不是該認真運動了？畢竟欺負我也不會讓體力變好喔！

「……好吧，願賭服輸。就照約定聽你的話一次吧。」

雪之下的樣子仍然像在賭氣，但她還是放棄了。她嘆氣著說道：「……居然輸給比企谷同學，真是不甘心。」

「不，那是妳有讓分啊。要是妳沒讓分我也贏不了來著……。」不過我也挺佩服自己就是了，畢竟我一直很在意過程中妳飄來飄去的裙子。即使是這樣我還是努力的專注在球上，就本能而言，妳確實是輸給了我！

總之，我與雪之下在房間稍微休息一下後，接著就是這次旅行的重點了。

溫泉！Hot spring！還有眾所期待（好啦只有我在期待）的混浴！

……呃，混浴倒是還好，畢竟同居了兩年，還要因為這個害羞也很怪。而且我也不知道這邊的溫泉是怎樣的，搞不好是分開的也說不定。沒錯，冷靜下來的話，就會發現青春戀愛喜劇大神賜給我雪之下當女友就已經是燒了八十七輩子的香才能有的福份，所以其他的殺必死千萬不能多想，不然會有報應的，衝動和貪心都是魔鬼喔！

「這邊的溫泉是怎樣來著……。」

雪之下看了看櫃檯給我們的手冊。「這邊的溫泉很多種呢，不過要一起泡的話，就只有家庭式的溫泉而已。」

「……要、要一起嗎？」

「咦？不然呢……。」雪之下疑惑地抬頭看向我，在看到我的表情後，她臉上頓時浮現了紅暈。雪之下故作鎮定地咳了一下。「……不過是一起泡溫泉而已，到外面就不好意思了嗎？比企谷同學？」

「說的是沒錯……。」我嚥了嚥口水，慘了，青春戀愛喜劇大神真是太棒了，最強最善良最神那種神啊！如果有人為你立寺，我絕對會每天去投個一千元還願。感恩大神、讚嘆大神！我要向你致上最後的敬意！我要在你跟前跪下！對了，話說西○天最後為什麼沒掛點，誰能幫我解答一下？

「……只是單純的泡溫泉，其他一律禁止。這就不用我多說了。」

雪之下低垂著頭，用細微的音量這麼說道。這是當然，就算是我也不敢在人家的地方亂來啊……真的喔，我真的沒有想過要做別的事喔？

於是稍微準備了一下，我們便前往旅館內的家庭溫泉區。順帶一提雪之下逼我先進去，果然她還是會不好意思……。

不過，不管怎樣。在打開門後，我頓時眼睛一亮。「嗚喔！是溫泉耶……！」

在浴場中，頗有風格的木造屋簷下方的四角溫泉熱騰騰地冒著白色的氣息。因為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配上橘紅色的燈光，整個氣氛看起來更為溫暖，看的整個人都暖了起來。這就是溫泉的魔力來著！我用手慢慢地摸了一下溫泉水，唔，有點



燙……算了，洗完身體應該還可以忍受吧。我朝在更衣室應該還在脫衣服的雪之下喊道：「喂，雪之下！」

「什麼事？」

雪之下朦朧的聲音隔著門板傳了過來，我用激動的語氣說道：「是真的溫泉喔！不是假的也不是冷的，是熱的溫泉！」

「你突然在發什麼神經？」雪之下像是覺得很有趣一樣笑了出來。「請洗乾淨再進去，不要勞煩別人花時間消毒，比企谷同學。」

「它上面有寫溫泉有殺菌的功用，所以沒關係。」

「……你倒是很乾脆承認自己是細菌呀。」

看來雪之下小姐還在害羞……嘛，不管她。難得有這機會，不好好放鬆一下就對不起自己了。於是我開始先沖洗身體。洗乾淨後便泡進了溫泉內。在泡進去的瞬間，溫泉特有的味道便充斥著鼻腔，整個身體頓時像是躺到床上一般軟了下來。果然這個天氣就是要泡溫泉啊……話說上一次泡溫泉已經不知道是幾年前的事了。如果畢業旅行的大浴場也算的話好像也沒隔多久，但是沒有和戶塚一起洗到，所以我不願去記起那種沒價值的回憶。如果大海能夠喚回曾經的愛，就請把戶塚也叫過來，謝謝。

泡進去不久後，門便打開了。進來的是身上圍著浴巾，將頭髮盤起的雪之下。

「……我後來才想到，這樣被你看著反而更……。」

雪之下臉色泛紅著喃喃說道，如雪一般白皙的肌膚毫無防備地露在外頭，纖細到彷彿是某種脆弱的藝術品的雙手環抱著身上的浴巾，形狀優美的雙腿則沒有保留地有如展示一般擺在我眼前。雖然並不是第一次見到，但她的身體就像是某種超脫世間的美麗一般，讓我不願盡情地納入眼底，因為總有看了便需要犧牲什麼一般的感覺。於是我撇開了頭說道：「……嘛，快進來吧，別感冒了。」

雪之下聽到後僵硬地點了點頭，她有些生氣地說道：「那個……請不要盯著看。」接著便開始沖洗了身體。不過沖洗時倒是中規中矩的把浴巾脫掉就是了……沒事兒沒事兒，我沒有盯著看，只看了幾眼而已喔？

洗完後，雪之下重新圍上了浴巾，她小心翼翼地試了試水溫，接著便輕巧地泡進溫泉中。在發出滿足的嘆息聲後，雪之下便靠在牆邊並說道：「……好久沒有這樣子泡溫泉了。」

「我也是……嘛，要感謝陽乃就是了。」

「這倒是真的，畢竟這間旅館並不是我們能負擔的層級。」

雪之下頗有同感地說道，這倒是真的。她自從上大學以後便拒絕了家裡的除了學費以外的援助，其他的錢都是靠幫忙她爸的工作賺來的。這也是陽乃在只找的我幫忙時有些不開心的原因，因為她認為雪之下應該以那邊的工作為優先，但雪之下倒是不知道這件事。不過我認為其實陽乃是贊成她妹妹參加社團就是了，畢竟她偶爾還會特地送慰問品過去。

雪之下在水中伸展著修長的雙腿，嗚哇，別一直動啊！我的眼睛要往哪裡看啦！我連忙轉移了話題。「嘛……我再找個打工好了。」

「不要誤會，我可不是嫌你窮。畢竟我們只是大學生，目前的經濟能力就是如此。」

雪之下輕笑了起來，水面頓時波紋四起。「……不過，嫌你下流就是真的了。就這麼喜歡腿嗎？很在意的樣子呢。」

「……囉、囉嗦。」果然又被看穿了，我撇過了頭。「先聲明啊，我可不是誰的腿都喜歡的。像是妳社團裡那個叫辻什麼的，她的腿很明顯就是運動過度，比起來妳的好多了。」

「辻江同學？她好像有另外參加羽毛球隊的樣子……那一色同學呢？」

「妳說一色？高中的時候還不錯。可是前幾天看到的時候覺得變得有點太細了，不是很健康……呃，等等，妳是不是在套我話？」

不過我發現的太晚了，雪之下頓時眯細了眼，全身散發出了危險的氣息。糟糕！紅色警戒！紅色警戒！危險度 S 啊這個！這裡哪裡有防空洞！啊，緊急彈出裝置！沒錯，一般來說都會有的吧！和體外除顫器一樣啊！

「……先不論你觀察了幾個社員的腿，你前幾天和一色同學見過面？」

「只、只是路上湊巧遇到，所以聊了一下天而已啦！」這是真的啦！不過我在她各種攻勢下被逼著請她喝果汁就不用說了吧？想到就覺得丟臉啊……雪之下沉默了一會，接著露出了不容我抵抗的笑容說道：「比企谷同學，過來。」

「……遵命。」

我只能任命地靠向她，雪之下認真地注視著我。完了完了，這下又要被念多久……沒想到，接下來雪之下開口了。「……認真看。」

「……認真看啥？」

「當然是腿了，我必須讓比企谷同學知道，你的女友不管是什麼地方都不會輸給別人。」

「不，馬上就可以找到一個地方吧。」

我秒速回應，雪之下聽到後馬上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雙手也立即掩住了自己貧弱的胸前。她惱怒地說道：「……這也一樣不會輸的，但是現、現在先別看這點，不管是什麼投資都不能期待全部獲利吧？這是同樣的道理，比企谷同學這種腦袋簡單的人可能不懂，所以我可以好心地解釋，分散投資的重點是——」

「好了、好了，別再說了……。」妳這樣反而讓我更同情妳啊……何況那個真的不是重點，畢竟我也不特別喜歡大的。不如說看久以後，雪之下這種反而還比較喜歡。做人不能那麼膚淺，喜歡某人也不能只喜歡她的身材。沒錯！所以工不工作也不該特別強調才是！如果喜歡的話，就算養他一輩子也無所謂！愛就是這麼的偉大！所以說，如果妳喜歡我，麻煩記得要找個薪水高一點的工作，謝謝。

總之，既然雪之下要我看，我就不客氣的看了。我仔細地開始觀察她在水中修長的腿。唔……果然不管怎麼看都讚啊。不管是長度、比例或是形狀都完美無暇，要是可以的話真想放進玻璃櫃裡收藏起來。雪之下看到我的表情後滿意地點了點頭。「如何，比企谷同學？完勝任何人對吧？」

「我說啊，這根本沒什麼好比的……。」我抬起頭，受不了地說道：「就算有誰的腿比妳的好看，我還是喜歡妳不是？妳又不是不知道。」

雪之下聽到後理所當然地點了點頭。「那也是，但我不能接受你就這樣去瞄別的女人。你了解嗎？比企谷同學，這種感覺就像輸了一樣，很不痛快呢。」

「妳明明就說只是看看的話不會太在意來著……。」

「那是建立在我完勝的情形下，所以必須要讓你知道我不會輸給任何人。」

「……那個櫻什麼的學姊……。」

「……我承認，櫻谷學姊的腿真的比我……不、應該說和我不相上下。因此你以後禁止和她見面。」

「我根本忘記她是誰了耶！」

我震驚地睜大眼。說到這裡，雪之下終於笑了出來。「……嘛，開玩笑的。」

手上傳來柔軟的觸感，原來是雪之下的手掌輕輕地覆上了我的手背。她靜靜地說道：「……只是，我想在你心中一直保持第一名。只要對你來說就好，這樣的話不論你看向哪裡、看向誰，最後都只能把視線回到我身上。我只是這樣希望著而已。」

天、天啊，這女人好可愛！突然這麼說是犯規的吧……！我強忍住用力抱住她的衝動，用僵硬的語氣回答：「嘛、嘛……這完全不用擔心，我可從不認為誰能贏過妳了。」

「嗯，很好，這麼想就對了。」

雪之下愉快地笑了，呃，等等，但是為什麼妳的眼神沒有在笑？「……所以，關於你觀察了幾個社員的腿，現在就來好好談談吧？」

果然，在雪之下雪乃溫柔的背後總有地雷啊……。

泡完溫泉後，我們便回到了房間。不過之後我才發現有東西忘在更衣室裡，因此回去更衣室了一趟。回到房間後便看到雪之下已經換上了旅館給的浴衣，靠著落地窗的窗櫺並看向窗外，但是房內的燈卻沒有打開。

「雪之下？怎麼沒開燈……。」

我正打算呼喚她時，窗外突然傳出了細長的鳴音。

接著，燦爛的煙火在夜空中在如花朵般綻放了出來。

雪之下專注地凝視那對我來說太過急遽的美景，深邃的瞳孔中閃爍著煙火斑斕的色彩。在火光映照下，她在黑暗中的存在感更顯得無與倫比。白皙的後頸時而染上了煙花艷麗的光彩，漆黑的髮絲在光照下若影若現，如畫般端正美麗的側臉更是像魔法一樣頓時讓我動彈不得。幾秒後，她才發現我進了房間。雪之下轉頭對我嫣然一笑。

「……外面的活動，好像已經開始了。」

「嘛、啊……原、原來是放煙火啊……。」

「……你怎麼好像在發呆？」

雪之下好奇地眨眼，因為妳太美了所以我突然忘記自己是誰我在哪我在做什麼——這種話我打死也不會說的！要是說了肯定會讓這女人說嘴好幾天，我默默地搖了搖頭，跟她一樣坐到了窗櫺旁。

煙火仍然繼續在深沈的夜晚中綻放，就如同歌頌著某人對世界的願望一般，就彷彿傳遞著某人對世界的祝福一般，燦爛盛大的煙火就像是永不停歇一樣持續在空中畫出美麗的光景。我與雪之下靜靜地觀看著，在這瞬間我們相對無語，想要說的、想要竭盡全力去表示、去述說的一切似乎都隨著這些火光照進了對方心中。

「真漂亮……。」

雪之下低喃著，她轉頭看向了，我，沉默了幾秒後便將身體輕輕地靠在了我的身上。溫暖的重量頓時使肩膀僵硬，呃……這、這時握她的手應該是沒問題的吧？為了預防萬一，要不要先把人事時地物和狀況傳個郵件給小町問問看？算、算了，豁出去了！我於是緩慢地握住了她的手，雪之下雖然有些驚訝，但也馬上緊握了回來。

我們就像這樣靠在了一起，數秒後，雪之下靜靜地開口了。

「……能和你一起來，真是太好了。」

雪之下閉起了雙眼，她吐出甘甜灼熱的氣息，用充滿熱度的語氣說道：「……老實說，我從沒想過會有這樣的一天。」

「……怎樣的一天？」

「就只是……像今天一樣的一天。」雪之下低聲回答，由於我們靠在一起的關係，只要她說話，纖細的身軀便會傳來顫抖的頻率。我默默地感受著這份出乎意料的脆弱，她繼續說道：「……就是像現在一般，依靠著一個人，被一個人依靠；相信著一個人，被一個人相信……——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我能有這樣的一天。」

「……畢竟妳很堅強啊。」

「不，我一點也不堅強。」

沒想到，雪之下卻馬上否認了，她輕輕地搖著頭。「我只是……一直想要證明而已。證明別人都很愚蠢，只有我是正確的。為了證明這點，我不斷地嘗試、不斷地失誤，不停的錯過——到頭來，我也只是和所有人一樣的愚蠢。我終究沒有辦法證明什麼，也沒有贏得任何東西。我——也只有這樣的程度而已。那完全不能稱之為堅強，真要說起來，你才是比我更堅強的人。」

「……。」

聽到雪之下難得的示弱，我只能因為不知道該如何回應而陷入沉默。快說點什麼啊，八幡！我內心有某種聲音這麼疾呼著。這是雪之下雪乃內心的缺口，只有她、只剩下她、只存在著這個雪之下雪乃，這個你必須給予支持、給予寬慰的少女不是嗎？然而，我卻無法說出任何話語。搜索了腦中所有的詞彙，所有的語句，卻仍沒有辦法找到適合她以及適合我的答案。只能對此感到無可奈何並且憤怒不已，雪之下發現了我焦躁的情緒，她輕聲笑了起來，並將我的手握的更緊了。

「……不過，那些都已經沒有關係了。因為我加入了侍奉部，遇見了結衣……也遇見了你。遇到了很多人，和你們一起經歷過各式各樣的事，就算我是這樣的人，你們依然還是支持著我，讓我真的……很開心。」

她睜開眼，臉上浮現出柔和的微笑，她悄聲說道：「所以，比企谷同學。謝謝你、謝謝你們……我只能和你這樣說而已。我是個個性惡毒、任性又好勝的麻煩女生，但我還是打從心裡希望著你可以留在我身邊，一直留在我身邊。」

「……嘛、嗯。我才想說呢，我也是滿麻煩的傢伙，妳可不要先跑了啊。」

「……嗯。」

我轉過頭看向她，雪之下漆黑的眼眸正對著我的雙眼。她猶豫了一下後，便再度輕閉上眼。在煙火的光芒之下，我們兩人的影子於是逐漸靠近，最終合在了一起。

數秒後，我們才依依不捨地慢慢分開。雪之下的臉頰染上艷麗的鮮紅，細薄的唇瓣閃爍著濕潤的光澤，她囁嚅著說道：「那、那個……比企谷同學？」

「……什麼事？」

「今天走了很長的路，又打了很久的桌球，所以……。」

「啊，沒關係，我本來就打算讓妳休息啦。」

「不、不是，我的意思是，那個……。」

雪之下羞澀地別過頭。

「……今晚，請溫柔一點。」

……最後，我只能說，果然最了解雪之下雪乃的是陽乃沒錯。

還有，桌球贏了雪之下真是太好了。

總之，我們的短暫旅行在隔天便劃下了句點。搭上電車後，我們便回家繼續過著平淡的日子

……沒錯，我原本是這樣以為的。

數天後，在某個下著大雨的夜晚。

我一個人待在家裡看書，雪之下則是和由比濱在外面逛街。因為有氣象預報，所以我倒是不擔心。啊——好悠哉，悠哉到我都快忘記自己叫什麼名字了……我叫啥來著？白幡（**hakuman**）還是旗幡（**hataman**）啊？喔，幡幡（也是 **hataman**）好像不錯耶，幡幡想廢，但是幡幡不說的感覺！

就在我想著這些全然無所謂的事時，外面突然傳出敲門的聲音。

「……這個時間，是誰啊……。」

不是雪之下，因為她有鑰匙。就算她沒帶也會按門鈴才對。我起身走出客廳並將門打開。

——在門外的，是一個穿著國中制服的少女。

這個制服我非常的熟悉，因為和我的國中是一樣的。少女似乎沒有帶傘，全身被外方的磅礴大雨淋的濕透。我皺起了眉。

「……喂，妳來這裡做什麼？」

「……不是喂。」

少女用一如往常，冷淡而且漠然的語氣回應。

「……是留美。」

End.